

·书故事·

为即将消失的家乡立传

□汪春劼

《高湾史记》是一本带着浓浓乡愁创作的非虚构作品。

古代社会，有多愁的人不多，因为众多民众受限于落后的交通与经济条件，行动半径有限；当今社会，有多愁的“后浪”也日趋减少，因外出务工，他们在乡村没有长时段的生活，同村民交往不深入，对乡村了解有限，爱之不深。

乡愁感比较强烈的是那批曾在乡村生活过很多年，与左邻右舍在“一口锅”里分工而又背井离乡的工人。

阙乃庆，20世纪60年代出生于江苏省宝应县汜水大队高湾生产队，其父聪慧能干、人情练达，长期担任队长，母亲是乡村医生，乃庆本人与高湾37户人家有大量的交集。作为恢复高考后的全村第一个大学生，18岁来城市读大学，成家立业后，乃庆同高湾一直藕断丝连，那些他熟悉的乡里乡亲让他魂牵梦绕。

进入21世纪，东方大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、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巨变，千千万万的农民变成市民，乡村人口大流失的同时是乡村的衰落与破败，目睹此景，从乡村长大的乃庆，带着浓浓的乡愁，用优美的文字与清晰的影像，为即将消失的家乡立传，让高湾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迹可寻。

《高湾史记》主要聚焦近80年

间家乡的变迁，梳理其间村庄的一些重要事件，如稻场仓库耕牛农具，曾是当时每个生产队的标配，“场，是高湾最重要的地方，也是唯一的公共场所。”每天早晨，高湾人上工前都要到场上来，队长布置任务分配工作，不时还在这里开会、放电影或演戏。收割季节，场上全人，人们加班加点，趁天气好，脱粒晾晒。童年的乃庆跟随大伯晚上睡在场里的草屋看管粮食，在场上登台高歌。场，曾是乃庆与高湾人频繁光临的公共场域。可随着联产承包，重回个体生产，场，这一公共产品也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。高湾的场先是变成一片荒地，近几年，几位老人出资在场上修了一座土地庙。高湾的场从红火到冷落的命运在全国具有普遍性，它背后折射着时代的脉动。

高湾位居运河边上，土地平整，可农民们一年忙到头，年终分配所得却不多，一般的只分到几元钱。收入最高的是高元华家，分到三百多元，他们夫妻两个加上四个能干的姑娘，还有一个特别吃苦耐劳的女婿，帮队里养了一头牛，农忙时还帮人耕田。

贫穷让高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。“在高湾人中，自私自利、忘乎所以的有之，横行霸道、迷信气力的有之，男盗女娼、不择手段的有之，兄弟不睦、一地鸡毛的有之，不友不孝、不与人来往的有之。常常为了几尺地、几棵树、一只

鸡，甚至一次白眼、一句不好听的话，不管不顾，大动干戈，轻则骂上几句，严重的就会跳跟斗，让年幼的我们心惊肉跳、噩梦连连。”

笔者与乃庆是同龄人，虽分属相邻省份，但《高湾史记》却让我心有戚戚，计划经济时期，我的家乡与高湾基本相同，从生产到分配，从经济到政治，包括那很不和谐的人际关系。这也足以表明《高湾史记》能以小见大，反映众多乡村的时代图景。只是我的家乡生存环境更为恶劣，部分田地离村庄较远，住房又在坝上，劳动强度较高湾要大得多。

二

高湾组拥有200多亩土地，古往今来，多少人赖以为生，无法统计。在高湾，乃庆结识了一大批曾与泥巴打交道的乡民，岁月嬗递中，他们的人生轨迹大不相同。

像乃庆这样通过高考跳出农门的有之，但屈指可数；借助当兵实现人生场景转换的寥寥若晨星；更多的则是20世纪90年代工业化后弃农转工。文化不高的乡民们脱离熟悉的土地来到陌生的城市立足，都不顺利，他们吃了不少苦头，受过许多挫折。乃庆大弟乃高19岁来到扬州大华棉织厂当临时工，后企业破产，最后转行开出租车，现在公交公司；乃庆小弟乃峰中学毕业后先在宾馆做水工，很快转行学厨师，现在日本传播中

华饮食文化。正是改革开放，为这些与泥土打交道的农民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。

如今留守高湾的只有十户人家，他们都是些安土重迁的老人，随着他们生命的结束，高湾将不复存在。

高湾的消失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，是历史的进步，可对于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劳作过、熟悉这里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的人们来讲，还是有着不舍与悲伤。

实体的高湾终将不存于世，土地虽还在原址，仍有春播秋收，只是耕种者为外来的种田大户，原有的高湾人已四散八方，联系会越来越疏；庆幸有了这本《高湾史记》，即使实体的高湾消失了，后人还可以从这本著作中，知道曾有这样一个地方，曾有一群人生于斯死于斯。高湾有幸，得益于乃庆的乡愁与妙笔，它可以在世间留下不灭的痕迹，而千千万万的村庄消失后却无迹可寻、无文字记载。

乃庆是本市一所高校的宣传部长，公务繁忙，但他总是挤出时间博览群书，他拥有极好的理性分析能力与广阔的学术视野，对现实对社会对人性深刻的思考，常见诸笔端，从而使这本《高湾史记》温度与深度兼备，文学与历史相融。这本“非虚构性”作品既有对现实的客观描述以及真人真事的口述实录，又有灵活的多叙事视角运用，它有史料性，也有可读性，值得推荐。

·琐记·

援青干部的扶贫日记

□朱雄

今天：2020年12月9日，周三，青海严冬中的一天。

对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尕楞乡曲卜藏村的村民来说，是个好日子！三年前，村里利用“梁溪一循化”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100万元，发展生态羊养殖业。今天，这个项目又要分红了！

从县城沿黄河河向西，气势磅礴的“草滩坝清真寺”拔地而起，这里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进入“民族大道”，东侧是撒拉族祖地——骆驼泉，西侧是正在开发的“撒拉尔民俗园”，园内各式果树花卉，高低错落，还有远近闻名的“撒拉家宴”，各色包子、面点琳琅满目，“手抓”蘸上循化辣椒熬的辣酱，让人久久回味。

顺着“循同路”向南，便进入文都乡——十世班禅大师的诞生地！大师一生爱国、爱党，始终不渝，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，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。

几家特色文化企业分布在此沿线，2019年7月，为筹建“循化特色产业展示馆”，迎接“全国大规模较少民族脱贫攻坚现场观摩会”的召开，我在这里深度考察，边请教、边记录、边拍照，从原料组成、工艺流程，到风格样式、文化背景等，进行全面调研。观摩会现场，企业介绍、系列产品、工艺步骤、扶贫收益等内容，以虚实结合、图文并茂的方式一一呈现，“一核两板”、黄河石画、撒拉刺绣、唐卡、藏香、民族服饰等产品（作品）集中亮相，结合两地协作成果，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车辆继续前行，路的两侧是笔直的白杨，叶子所剩无几，只有挺拔的树干屹立在凛冽的寒风中。“伟岸，正直，朴质，严肃，也不缺乏温和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，它是树中的伟丈夫。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。”（选自茅盾《白杨礼赞》）我想，正是因为全县上下都有这种力争上游的精神，循化才能成为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区域性整体脱贫摘帽县！

从文都进入尕楞，海拔陡升、积雪覆盖，山路崎岖、翻山越岭，仿佛进入了一个新天地。山头上高高飞扬着五彩“风马旗”，六字真言蔚为壮观。垒石砌的围墙、门前挂的经幡、内饰方格组合吉祥八宝……在眼前掠过。转经筒发出的声响，伴

随着藏民的诵经声，在空灵的山谷中回荡。让我感动的，是那些藏民老阿妈，她们常年辛勤劳作在田间地头，背负竹篓，捡拾牛粪，憧憬着美好的日子。3000米以上的海拔，让她们渐渐直不起腰；强烈的紫外线、干燥的空气，在她们脸上过早地刻下了沧桑，但看到我们，她们献上的是最朴实的笑容，还有高高举起的洁白哈达、热腾腾的酥油茶，以及口中喃喃的“扎西德勒”。

三年来，我和同事围绕尕楞乡民生，组织了一些扶贫扶智活动，比如：给哇龙幼儿园孩子送去迪士尼玩具；无锡民建为牙尔村资助“民建牛”；永兴寺给乡中心学校师生连续三年送温暖；富星地毯公司为建设堂学校提供爱心地毯；引进曲卜藏村生态羊养殖和乡里旅游栈道项目；为“秀日格措”设计广告语；经无锡展鹏科技援助扩大酿造规模，率先走进无锡经销等等。我想，好事要办好，不仅需要因地制宜、精准精细，还要持之以恒、久久为功。

“曲卜藏”藏语意为“有山有水的地方”，一条清澈湍急的小溪由山口穿过。村委会大院里，群众正在等候。刚才还阴沉沉的天空，一会儿便敞亮了起来，飘来了几片云朵，长长的、细细的，五颜六色，既像哈达，又像彩虹。曲卜藏生态羊养殖项目，投产三年来，累计收益超过40万元，养殖规模从最初380只，增加到470只，两名贫困户有了放牧岗位，每户增收2万元，全家不愁吃喝了。今天的分红，金额36000元，其中25200元用于村集体公益性事业，其余10800元分给建档立卡户以及其他贫困户共55户210人。每户可分得200元，大家的脸上洋溢着笑容，弯曲的腰背也挺直了！

晚上，公却副乡长开车送我回县里，告诉我关于“许乎”的故事（循化专有名词，藏语意为：可以依赖和托付的朋友），全县撒、藏、回、汉一家亲，脱贫攻坚齐心协力，东西部扶贫协作又极大丰富了这一名词的时代内涵。三年的挂职经历，让我深深感恩这片神奇的大地，还有朝夕相处、团结奋斗的各民族“许乎”们！

（“尕楞”藏语意为“长柱子”，因境内有两条自然形成的形似柱子的岩石伫立而得名。两天后，我找到了它们，正如我们的扶贫协作，东西守望，不离不弃！）

·生活秀·

送水芹

□卢俭幸

下班回家后，老伴问我下阿姨有没有找过我。“没有呢！她有什么事吗？”我回答道。老伴告诉我，下午在街上碰到下阿姨，她想将万石后洪村的陶都牌水芹作为绿色蔬菜年货，寄给远在甘肃兰州的亲戚。

现在提倡绿色生活方式，过节大鱼大肉吃多了，还真的需要多吃点水芹这类绿色蔬菜。水芹的嫩茎和叶柄可供食用，其味鲜美，营养价值较高，富含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钙、磷、铁等矿物质，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粗纤维等，还具有清热、利尿、降血压和血脂等医疗功效，深受老百姓的喜爱。我笑着对老伴说：“下阿姨选择水芹作为绿色蔬菜年货送远方的亲戚，不仅可以让远离故土的游子品尝陶都特产的美味，更能激发他们的思乡之情。”

“下阿姨讲菜市场里卖的散装水芹，既不方便邮寄又不上档次”，老伴说道。我告诉老伴，我们每年送给亲朋好友的水芹，不是有简易礼品装吗？再说，去年12月中旬，万石镇在后洪村举办了“5G智慧小镇·万石水芹”直播活动，现在的包装更精美啦，快递邮寄都很方便！

说着，我便拨通了后洪村种植水芹的专业户谢玉西的电话，他也是当年我在万石中学求学时的学弟。我告诉他要在原来预订送亲朋好友的水芹普通包装盒的份数上，再增加几份新礼品包装的水芹，有朋友要寄给甘肃兰州的亲戚。“最好是春节前三五天来拿货，这样既能赶上年前收到，品质又比较新鲜”。谢老弟在电话里对我说，“现在城里人崇尚健康的品质生活，水芹成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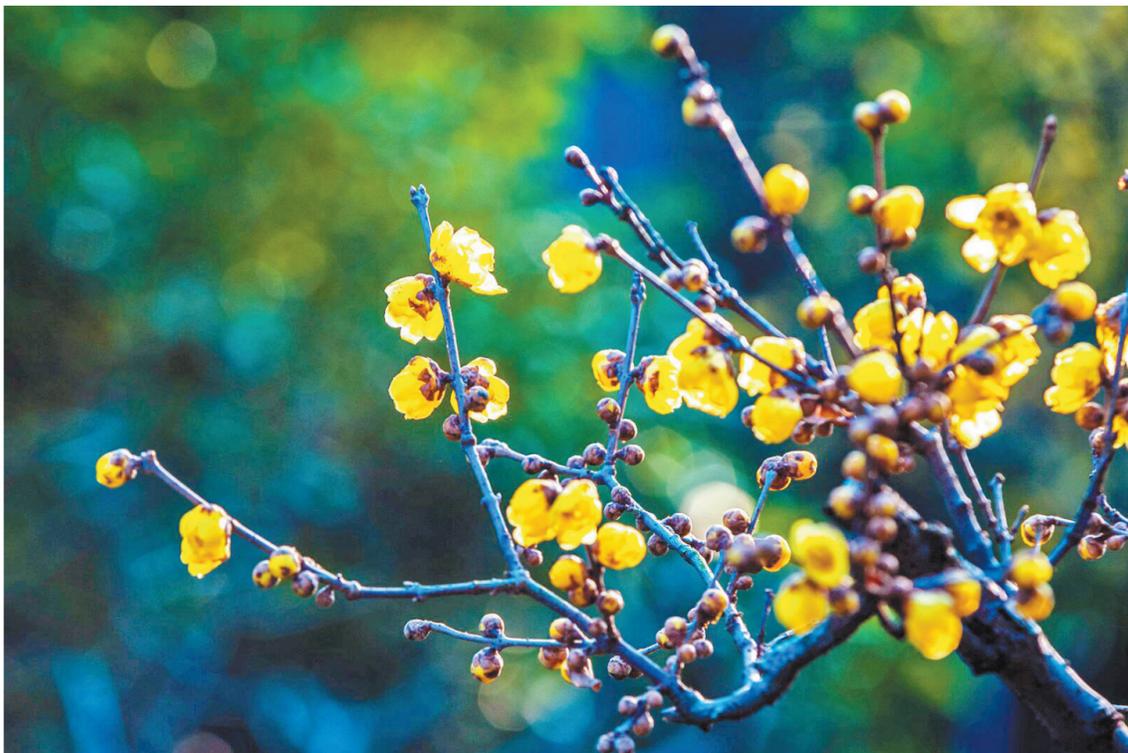
抢手的绿色年货，供不应求，学兄订的水芹一定帮你留着。来提货时，隔夜可要通知我”。

听了谢老弟的话，我想起了儿时过春节吃水芹的往事。那时主要是当作凉拌菜，将水芹放在滚烫的水中煮一下，切成一段一段的，做成冷盘。每家每户在过春节时，都会买上一大捆水芹，分拣好煮熟备用。当年，我们这些“小不点”要等招待完亲戚后才能解解馋。现在不光是春节时餐桌上能品尝到冬芹，平时也能吃上春芹、夏芹、秋芹。

水芹的历史悠久，最早在《诗经·尔雅》中就有“芹楚葵也”之记载，《吕氏春秋——本味》里对水芹大加推崇，称“菜之美者，云梦之芹”。云梦即云梦泽，属于楚地。自《唐本草》始有“芹菜”之说。

宜兴当地种植的水芹就是古代从楚地传过来的。据地方志记载，早在清末及民国时期，万石地区就有水芹种植，逢年过节，水芹几乎是农家待客必不可少的菜肴。2006年，后洪村成立了水芹协会，建起了绿色水芹种植基地，2008年2月，成立了水芹专业合作社，还注册了“陶都”牌商标，水芹生产形成“合作社+公司+基地+农户”的模式，走上了集约化经营的道路。目前水芹基地规模已达上千亩，成为了远近闻名的“水芹村”，农户的钱袋子也都鼓了起来。2019年乘入选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的东风，“水芹研究院”等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也落地万石镇，从此，水芹高质量发展进入了快车道。大家能吃到品质更好的水芹啦。

投稿邮箱:wuxiyuedu@163.com



暗香浮动 汤青 摄

·江南文化拾萃·

无锡与水浒的渊源

□禹俊

《水浒传》的一些人物故事，最初是从南宋初期广泛流布民间的传说衍变而成，元朝期间出现过大量单本戏曲故事。如无名氏《大宋宣和事录》、高文秀《黑旋风双献功》、李文蔚《同乐园燕青博鱼》、康进之《梁山黑旋风负荆》、李致远《大妇小妻还牢末》、无名氏《报恩三虎下山》《鲁智深喜赏黄花岗》等。

《水浒传》与无锡的最初渊源可以追溯到1367年，明太祖朱元璋攻下苏州后，没有像以前的皇帝一样采取屠城政策，而是采纳军师刘伯温的建议，把苏州的原有居民迁移至荒野边区。那时候的江阴祝塘归属常州府无锡县境内，边荒之地，方圆十几里均以池塘、草从为主。施耐庵先生隐居至此，设立了私塾学堂，以教书为生，并开笔创作编写《水浒传》。据相关史料记载，《水浒传》里的篇章《三打祝家庄》《武松打虎》就是在这里完成的。

施耐庵先生隐居江阴时，曾是璜塘徐麒（字本中，号心远）的启蒙

老师。徐麒家族，乃江阴名门望族。徐麒十岁时曾得无锡名人倪文林赠“本中字”之以志期望。后徐麒受明太祖派派出蜀，招抚羌族，功成后得一品朝服。受施耐庵先生思想的影响，他不愿做官，回乡定居，垦荒开田，广收文集，富贵乡居。其孙徐颐及后五代积极入仕，博取功名。后裔徐霞客是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、旅行家、文学家。

施耐庵先生同窗好友乃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，刘伯温多次在朱元璋面前举荐施耐庵先生。朱元璋三次传旨到江阴要先生至京都委以重任，先生均借故推脱，后在好友卜元亨暗里帮助下迁居卜元亨乡下老家东都（今兴化市新垛）隐居。

刘半农（1891—1934），无锡江阴人，著名学者，《水浒传》忠实的痴迷者、传承者、研究者、收藏者，出资主持印刷石印影贵华堂版《水浒传》原本，也就是金圣叹版本，现代比较常见的七十一回本《水浒传》。此套《水浒传》全套共计二十四册，此书得以流布印刷实属

不易，全凭中国古典文化的灵性，和与刘半农先生一样的代代传承者的天赋使命，刘先生在序言中说“偿二十载夙愿，欣喜之余，思虑此书存世及罕，乃予景行，虽缩影过半而仍字行疏朗”。此书中收集明杜董《水浒》人物画四十五幅，历代《水浒》人物画以此为翘楚。刘半农先生何尝不是伟大的传承者、收藏者、研究者，他为《水浒》文学精神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杨柳（杨思熙），浙江萧山人（1923—1992），号春台，笔名杨柳，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中文系，1952年至无锡轻纺工业学院担任语文系主任。杨柳先生熟读《水浒传》，并对《水浒传》及其作者施耐庵先生极其崇拜。1954年在无锡工作的杨柳先生，通过大量翻阅历史资料并考证，研究后，在无锡完成了《水浒人物论》《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》等重要水浒类评论书籍，出版后得到冯其庸、郑振铎、马蹄疾等著名学者的评赞，为后来研究水浒提供了重要的资料

参考价值。

冯其庸（1924—2017），名迟，字其庸，号宽堂，无锡前洲人。著名文学评论家、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、中国红学会会长、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、《红楼梦学刊》主编等职，以研究《红楼梦》文学著名于世。冯其庸先生不仅对《红楼梦》研究领域研究深刻，在研究《水浒传》方面也是独当一面，为《施耐庵研究论集》《金瓶梅及小说戏曲比较研究》《水浒传》等著作，做重要评点。冯先生说过研究《水浒传》首先要研究它的版本，弄清它的各种版本，以及各种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，渊源所在，弄清这些很难。《水浒传》版本学是研究水浒的一门基础课程。我们在弄不清《水浒传》版本的基础上，不排除通行本，可以根据通行本写一下水浒研究及评论书籍，文无定法，文章之道，各人独具慧眼，不可以一切施以绳墨。

《水浒传》及其作者施耐庵先生与无锡交融相汇，源远流长。谨以此篇献给施耐庵先生作古六百五十周年。